

为了一句朴素的承诺

■ 李文萍

车轮在湿滑的盘山公路上缓缓驶过,车窗外雨雾像浸透了岁月的旧棉絮,沉甸甸地压在山峦间。

此行的目的,是新一轮的记账户培训指导。有几户老人识字不多,记账对他们来说殊为不易。可他们很热心:“这几日下雨,正好都在家。”就为这句朴素的承诺,我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段雨雾行程。

当那栋熟悉的农舍在雾中渐渐显露出温润的轮廓时,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推开虚掩的木门,一股暖流瞬间将我们拥入怀中,仿佛从寒冬一步踏入了暖春。堂屋中央,那盆炭火正烧得热烈。橘红色的火苗像顽皮的精灵,在黝黑的木炭上轻盈起舞,发出噼啪的轻响。整个屋子被烘得暖意融融,墙壁上跳动着温暖的光影。“快进

来烤烤!可别把你们冻坏了。”老刘媳妇热情地迎上来,接过我们湿漉漉的外套。听说我们要来,几户记账户都聚到了老刘家,“这样方便你们指导,我们也能互相学习。”

围坐在那盆暖暖的炭火边,冰凉的四肢仿佛冻土遇到了春水,渐渐苏醒过来,寒气被一点点驱散,化作外套上蒸腾的细微水汽。我们说明了来意,拿出了新一期的记账簿和培训资料。然而,真正的挑战,此刻才刚刚开始。老刘夫妇都是农民,识字不多,面对表格上那些项目、分类,眼神里充满了迷茫与局促。

“这个……‘生活消费支出’我懂,可下面这些细分……”老刘搓着粗糙的大手,有些不好意思。我们立刻会意。所有的专业术语都被收起,取而代之的是最朴素的生活语言。“刘叔,您昨天去集市买的肉和菜,就记在‘支出’。”“婶

子,家里交电费的单子还在吗?你家是纸质记账,那个数填到‘水电燃料’这一格。”我们一遍遍地解释,手指在表格和手机上游走,用他们最熟悉的日常来解释这些陌生的概念。他们听得格外认真,眼睛里最初的无措渐渐被求知的光芒取代。

“哦,买化肥的钱不算日常开销,要算到‘生产投入’里,记到‘农支’是吧?”老刘若有所思地重复着。“对!就是这样!”我们立即给予肯定,像园丁看到种子终于破土。过程是繁琐的,需要极大的耐心。同样的概念,可能需要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三五遍。我们手把手地教他们如何填写数字,如何区分项目,笔记本上画上简单的图示,帮助他们记忆。那盆火在一旁静静地燃烧,仿佛也在聆听,用它恒定的温暖支持着这场特殊的“教学”。

时间在反复的讲解和实践中悄悄

流逝。当老刘终于能磕磕绊绊地,但基本独立地将一组模拟数据填入正确的栏目时,他咧开嘴笑了,那笑容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成就感。他妻子赶紧给我们添上热茶,连声说:“真是难为你们了,这么麻烦……”“不麻烦,我们真诚地说,‘你们能记好账,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。”

离开时,雨雾还未散去,山路依旧险峻,但我们的心却是滚烫的。怀里还能感受到那盆火的余温,耳边还回响着那些从困惑到理解的质朴话语。我们深深懂得——这风雨中的跋涉,这火盆边的耐心,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工作职责。它是一座桥,连着数据的严谨与民生的温度;它是一束光,即便在最浓的雾霭中,也要把理解与希望,一点一滴,送进每一个需要它的角落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华宁调查队)



木舍暖阳

和世芳 摄

橙香赣南

■ 黎晶

冬天的赣南,是被橙香浸透的世界。赣州市的丘陵山间,万亩脐橙园如铺展的金毯,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,青碧的叶隙间漏下细碎的阳光,将橙皮镀上一层温润的光泽。风过林梢,带着清甜的果香漫过田垄,绕过屋舍,这味道,是刻在我童年记忆里最鲜活的印记。

记忆中,外婆家屋后就有三棵老脐橙树。每到晚秋,放学路上总能见到那抹醒目的橙黄,脚步便不由自主地加快。外婆总在树下的竹椅上坐着,手里剥着刚摘下的脐橙,见我跑来,就笑着递过一瓣:“慢点吃,今年的果子甜得很。”橙瓣晶莹剔透,咬下去的瞬间,清甜的汁水在舌尖炸开,带着阳光与泥土的气息,甜而不腻,清润回甘。那时的脐橙树,是外婆的“心头宝”。她总说,这树是外公年轻时亲手栽的,要浇山泉水,要施草木灰,还要耐心等上三五年才能结果。清晨天不亮,外婆就背着竹筐去园里,小心翼翼地给果树修剪枝叶、清除杂草;傍晚归来,衣襟上沾着露水与橙花香。我曾跟着外婆学过摘脐橙,她教我选果蒂饱满、表皮光滑的,下手要轻,不能碰伤了果皮,更不能折断树枝。“果树就像人,你对它好,它才肯结好果。”外婆的话伴着橙香,悄悄种进了我的心里。

收成好的年份,家里的竹筐里堆满了脐橙。外婆会把最大最甜的挑出来,送给邻里乡亲,剩下的用竹筐装好,让外公骑着二八自行车,驮到镇上的集市去卖。我总爱跟着去,看着外公小心翼翼地给顾客称果、装袋,听着人们称赞“赣南的脐橙就是甜”,心里满是骄傲。那些年的橙香里,藏着淳朴的邻里情,也藏着祖辈们踏实劳作的烟火气。

如今村里建起了规模化的脐橙基地,引进了科学的种植技术,可老辈人传下来的规矩没丢——还是用山泉水灌溉,坚持施有机肥,采摘时依然轻拿轻放。舅舅接过了外公的担子,成了村里的种橙能手,他常说:“种橙和做人一样,急不得,要守着一颗心,才能种出原汁原味的赣南甜。”

园子里,几个年轻人正在给脐橙套袋、装箱,他们是返乡创业的大学生,带着新的销售理念与方法,把赣南脐橙卖到了全国各地。舅舅说,现在不仅种橙技术传了下来,老辈人踏实肯干、诚信经营的传承也没丢。从外公的三棵老果树,到如今万亩脐橙基地;从走街串巷的叫卖,到电商平台的直播带货,赣南脐橙的种植史,就是一部代代相传的奋斗史。

十二月的赣南,橙黄满枝,岁月回甘。那挂满枝头的,不仅是沉甸甸的果实,更是一代代赣南人踏实肯干、坚守本心的品质传承。这品质,如同赣南的山水与阳光,滋养着脐橙,也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,让清甜的滋味,在岁月中生生不息。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吉安调查队)

丹滩秋岚

谭婷婷 摄



庐山记忆

■ 胡云铃

近期休假,我决意再爬庐山,赴一场冬日的邀约。

幼时初识庐山的情景,恍如昨日。当时,我蜷缩在老轿车的后座,小手扒紧车窗,目光追逐着天际流云——庐山的云,迥异于城市的沉闷,宛如被山风揉碎的棉絮,轻灵地掠过杉树枝头,瞬息万变。我急得抓耳挠腮,小手徒劳地伸向窗外,只握住满掌微凉的风。外公坐在副驾,侧身看我,眼角皱纹堆叠,混着车窗外嘹亮的蝉鸣,成了我对庐山最初记忆。

抵达庐山含鄱口,朝阳正从鄱阳湖的尽头缓缓升起,将天际晕染成一片温柔的橘粉。循着记忆寻觅,终于触到那块常坐的青石板。岁月将它磨洗得愈

发温润,指尖轻抚,仿佛仍能感应昔日的暖意。那时,外公总像变戏法般从那洗得发白的布包里掏出一份份糯米糕——浓郁的米香瞬间裹挟了山间的草木清气,勾得我馋虫大作。他递过米糕,掌心的温热透过油纸传来,足以温暖整个清晨。“日照香炉生紫烟”,他轻声念着,我则含着米糕,咿咿呀呀地学。阳光落在他斑白的鬓角,镀上柔和的金边。而今再吟此句,舌尖似乎仍萦绕着那甜糯的香气。

沿着石阶下行,如琴湖如同一块碎裂的蓝宝石,静卧于群山怀抱。水面倒映着岸边梧桐,叶片已染上浅黄。偶有落叶打着旋儿飘落湖心,像一只只精巧的金色小船,载着冬日的讯息悠悠驶向彼岸。儿时最爱的,便是捡石子打水漂。外公就陪在我身

边,他粗糙而温暖的大手总从沙砾中挑出最扁、最光滑的那一枚,放进我掌心:“这样的石子漂得远,能把心事送到湖的那一边。”我信以为真,一次次奋力掷出,看涟漪层层漾开,仿佛真能将满心的雀跃,寄往那未知的远方。

漫步至花径,山路蜿蜒如带,一头系着山巅的云海,一头牵系着山下的故园。山风拂过松林,沙沙声响里,竟渗进了儿时外公摇动蒲扇的韵律。夏夜庭院,老槐树下,那柄蒲扇摇落了暑气,也摇出了绵长的故事——关于庐山晨起的仙境云海,鄱阳湖夜半的拍岸涛声,还有他年少时,在山脚邂逅外婆的浪漫往事……我趴在他膝头,听得入神,直至星星缀满枝头。此刻松涛阵阵,恍然又闻外公低语,只是那声音早

已散入时光深处,唯余绵长的思念,在山谷间悠悠回荡。

庐山令人沉醉的,何止是眼前冬景?它承载的,是含鄱口晨光里的米糕甜香,是如琴湖面上飘荡的金色小船,是旧车厢里盈盈的欢笑,是外公掌心恒久的温热,是槐树下永不落幕的故事。这些散落的碎片,是记忆穹苍中璀璨的星辰,深嵌于庐山的冬,也烙印在我的心上。每一次回望故土,它们便化作一只温柔的手,轻轻牵着我,溯流时光,回到那个充盈着米糕滋味、外公笑语与纯真欢愉的童年。

庐山的冬依旧流转,而我的思念,已化作山间不息的风,永远停驻在此山此地,停驻在与外公相伴的每一寸光阴里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都昌调查队)

岁月深处花生香

■ 张永其

前段时间,给位于河北行唐老家的母亲打电话,她告诉我:“花生熟了,已收在家里晾晒了。”对花生,我情有独钟。记得小时候,最馋的就是能饱饱地吃上一顿炒花生,那香味能飘三里,拿一粒含在嘴里,咀嚼一下,久久舍不得咽下,只想让这浓郁的香味多在唇齿间停留,滋润那个渴望美味的童年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,秋色正浓时家家户户的平房上到处摊满了一片片金色的花生,放眼四望,田格型的平房,掩映的绿树、袅袅的炊烟,那真是乡村一道美丽的风景。尽管大人们看管得严,孩子们仍会趁大人不注意,悄悄溜上房顶,抓一把解馋。如今回想,那偷偷摸摸的“馋”,成了不算富裕岁月里最鲜活的人间烟火。

晒干的花生会装进蛇皮袋,扎好口,堆在屋檐下吊起的木棚里。棚子高,又放到最里面,孩子们想吃难上加难。可是,有时还是趁父母不在,把装花生的袋子一角扣烂,偷吃几个。那不止是对一粒花生的渴望,更是特殊时代对美食最朴素的执念。

还记得那时收花生可是一件力气活,二亩地的花生一家五六口全上阵,至少也要忙四五天。一个在前面用三齿把刨,几个人在地里顶着烈日一个一个个摘。还有聪明人家,在框里甩,效率提高不少。一天忙下来,累得人腰酸腿痛。当时,只要一收获季节,家人就头大,但这是绕不过的“坎儿”。如今小麦、玉米、红薯等庄稼的收种基本机械化了,花生收种也是“一条龙”,再也不愁了。

收完花生的地还要用钩子、铁锹等细细翻一遍,把丢在地里的花生拾起

来。我小时候就连续多年参加拾花生,这是一项又辛苦又抢时间的活,每天从天刚蒙蒙亮到地里,经受日晒风吹,午饭也要在地里吃,直到傍晚实在看不清了才收工,但也拾不了多少。如今,这些都已成为泛黄的记忆,再也没人拾花生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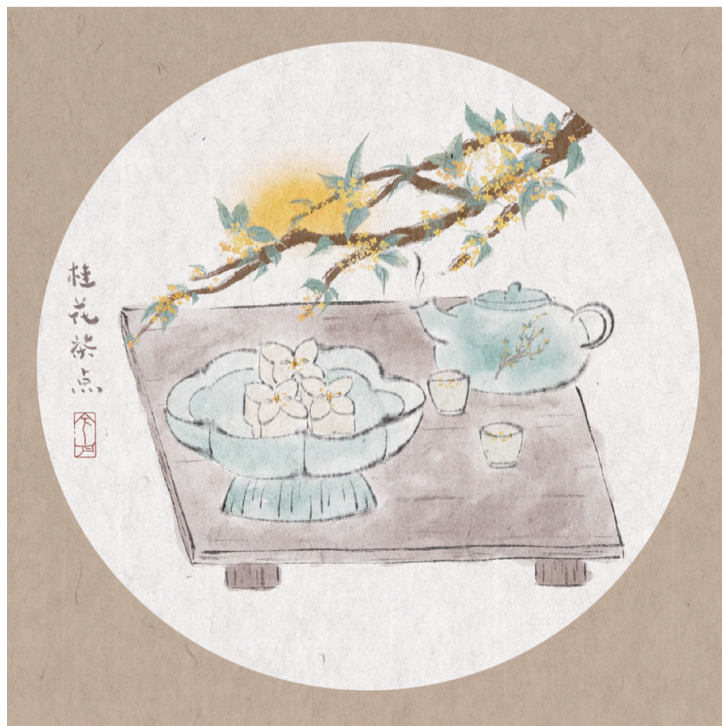
还记得在老家时,每逢春节,家家户户都会炒花生。用一口大铁锅,倒上从河边挑来的清沙,不停翻炒。如今,春节炒花生的风俗渐渐淡了,村里有了炒花生机,付点加工费,一会儿就能炒好,省心又省力,乡亲们也算跟上了时代的脚步。

炒花生,不费什么钱,却成为最经济也最温暖的待客之道。春节一到,无论去谁家拜年,主人总是笑脸相迎,最先端上桌的就是一盘炒花生。主人给大人是客气地抓几个尝尝,对孩子却格外大方,塞进手里塞口袋,一把接一把,

非把每个口袋都填满不可。那份质朴的热情,能让心里暖很久。

花生下来,父母一定要加些花椒、食盐等煮一锅,家人围在一起,那可是最具仪式感的美味。如今我问母亲:“新花生下来了,会不会像我们小时候那样,煮一锅大家抢着吃?”母亲却笑笑:“现在可不是从前喽,好吃的东西多了,嘴也不馋了。”

一粒小小的花生,承载着一代人的共同记忆,也映照出时代发展的铿锵足迹。它不语,却把岁月的馈赠、生活的美好、人情的温暖,都酿成了唇齿间的悠长余味,在时光流转中,温暖着过往,也照亮着前路。而那些刻在花生里的乡愁与感动,终将成为我们心中最珍贵的宝藏,提醒着我们不忘来路,珍惜当下,在岁月长河中品味生活本真的甘甜。(作者单位:上海市统计局)



金欣 作